

金 剛 四 拿

田耳 ~~~~~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锐
小说

金剛四拿

田耳 ~~~~~ 著

南方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金刚四拿 / 田耳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6. 5

(锐·小说)

ISBN 978-7-5360-7938-0

I. ①金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1403号

出版人：詹秀敏

责任编辑：文 珍 周思仪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：◆ 棱角视觉
ANGULAR VISION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金刚四拿
JIN GANG SI NA |
| 出版发行 |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 |
| 经 销 | 全国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 |
| 开 本 |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 |
| 印 张 | 6.875 2插页 |
| 字 数 | 125,000字 |
| 版 次 |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0.00元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目 录

打分器	I
合 槽	31
割 礼	63
鸽子血	93
金刚四拿	123
一统江湖	153
我和弟弟捕盗记	185
溺 爱（代后记）	209

打分器



你要是想算一算运程，可到仙门弄找我。我那台电脑比西街算命的十几个瞎子加起来还灵光。因为瞎子们让鸟抓牌，绝对在搞迷信，但我那电脑搞的是科学。科学，科学你懂吗？要是你敢说一台电脑在搞迷信活动，那么明天出门一准会被雷劈的哟。要知道，这是我们仵城第一台投身于算命事业的 386 电脑。一般来说电脑不屑于干这种事的，是经过我一番苦心劝说，悉心调教，它最终才愿意这么干。

我高中毕业考不起大学，却对科学有着异常坚定，近乎信仰一般的热情，此外对赚钱也不反感，将两者结合起来后，就有了这家电脑算命店。我没有电话，更没有手机，要联系我确实有点难。寻呼机我都还没买，街对面青云酒楼李老板腰里倒是别着一个。他还拿给我看，并摆在桌子上，告诉我说，呶，我这个非但有汉显，而且带振。我问他什么是带振，他就要我等着瞧。他跑回他的酒楼用座机

拨号，于是那只汉显就在我的桌面上像青蛙一样跳起来。我看着它一路跳动姿态优美，竟未发现它即将跳出桌面。是李青云关键时刻一个箭步，一个纵跃将它接住，上演了好莱坞式的最后一秒钟救赎，那只汉显才没有断手断脚。

我店门开张那天，不放鞭炮，屁大一个门面也不好意思叫朋友送花篮。当天生意一般，三块钱一卦，到天黑时还没赚足三张十元钞。黄昏时，巷口忽然很热闹，来了几辆警车，十几个警察，有枪的掏枪，没枪的掏出警棍，包围了那幢商住楼。我走到店门口，听卖卤肉的何老五说，是有家人遇到入室抢劫，被劫后户主（一个孕妇）报了警并紧追劫犯，她眼看着劫犯钻进那幢商住楼。警察赶来后，当然就把商住楼围了起来，但商住楼体型庞大，四通八达。眼下，地毯式的搜索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。

我盯着巷口看热闹，巷口有个警察竟然朝我走来，近了，我才看清是马第。他曾是我初中同学，初中毕业后读的是警校，现在当了警察。

丁小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哟，当老板做生意了？

稀见啊，马警官。托你的洪福，我这店子今天开张。

他一看是算命店，就走了进来。我还提醒他，这算不算擅离职守。他说，一个小螫贼，这么多人去捉，有我没我一回事。他又说，哎，人呐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挺重要。看得出来，他当了一年警察，对人生以及命运已有颇多体会。见我电脑能算命，马第来了兴趣，要我给他测一

卦。我就输入他的名字，马第，一回车，他一生的运势和最近的运程便通过针式打印机“叽嘎叽嘎”地搞成了白纸黑字。他最近的运程是：诸事不顺。

那天，躲进商住楼的那个劫犯，分明已是闷罐中的王八。警察后来还增了一车，颇有几个戴头盔穿了避弹衣，在商住楼里穿来穿去忙活一个多小时，没见着劫犯的人影。

马第第二天跑到我的店上，把电脑拍了一拍，说，你这个玩意真的是很准咧。他不光是说说，事后还经常带人来，要人家也用我的电脑算一算运气。这一带属于马第他们所的管片，他闲着没事，经常来我店子里坐一坐，算算是否转运，再扯一扯闲淡。读警校时，他的理想是破大案立大功，起码也要成为仵城的福尔摩斯。但分到了派出所以后，他才知道警察无非和所有人一样，大多数时间都要用来忍受生活的平淡。

我用 386 电脑给人算命，口评一般都还不错，百分之八十以上认为电脑不是瞎胡说，有准头。有的人看看打印出来的结果，摇摇头说不准，但不以为意，扔三块钱走人。但有时也会遇到小麻烦，比如西街苗大，那次给他母亲算命没算准，惹了麻烦。我的电脑前不久测算苗大的母亲能活到九十九，但不到半个月他母亲得了一场小感冒后竟一命呜呼了。苗大认为这跟我的电脑有关联（他母亲因有命相撑腰，就对病情放松了警惕），甚至认为他母亲是被我的电脑放了蛊，算死的。他带人来了以后，倒没有对我下毒

手，只是让人砸我那台电脑。我被三个人围起来不能动弹，386很快挨了一家伙，嗡嗡地作响。我痛苦万分，虽然这电脑级别不高，却是我最大的财产。如果我老婆在我眼前被人搞了，差不多也是这么痛苦。马第当时正坐在我店上闲聊，穿着一身制服，他想制止苗大手下的人闹事。苗大只瞪了他一眼，说，你们刘所都不敢管我的事，你是哪杄晃冒出来的？我妈被他这台破电脑算死了，你负得起这个责吗？马第闻言就熄火了，脸上是左右为难的样子，站着岿然不动。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还要动手揍我的386，李青云恰到好处地走了进来。他仗义执言地说，苗大，你家老太君仙风道骨身板硬朗，能是一只破机子算死的？说出来丑人哟。你们搞一下解解气也就算了，砸人饭碗可不行。苗大说，老李，不关你什么鸟事。李青云慈祥地微笑着，把手搭在苗大的左侧肩头。苗大愤懑地把他手甩开，结果李青云另一只手又搭在苗大另一侧肩头。于是，苗大就跟着他走出去，小声地打着商量。那一刻，我发现人之所以生着两只手，自有它的道理。李青云把苗大叫了出去，嘀咕一阵，事情就解决了。

有了那次的事，李青云简直令我崇拜。我一度用他替代了雷锋、张海迪或者赖宁，作为最新一款的榜样。我也幻想着有朝一日在两拨恶狠狠的人中间，长袖善舞、进退裕如、轻描淡写地化解一桩桩江湖恩怨。

我们在仙门弄做生意，虽然还算热闹，但都做得不大，

基本是单铺面，唯有李青云的酒楼比较牛逼。我们市政府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，竟然在青云酒楼定了点，李青云可以承接政府接待，每月底拿着签单去兑换人民币。生意好起来，他免不了要搞兼并，向左兼并了一家盒饭店一家早粉店，向右兼并了一家铁器铺。

现在，我已有多年没见李青云了，写到他，竟然记不清他的模样，简直是忘恩负义。与此同时，我又把他店子上洗碗的乔妹记得个纤毫毕现，这真是毫无道理。乔妹在青云酒楼专事洗碗，洗碗池子就在我店面的正前方。李青云叫她乔妹，别的人也这么叫她。我跟着他们一起把她叫作乔妹，她却很生气，因为我比她小得多。但我愿意在她面前充大个，整条街，就她能提供我充大的机会。我叫她乔妹，她好几次抓起一只丝瓜瓢朝我扔过来。丝瓜瓢里面富含洗碗水，汁液横流，我躲得开丝瓜瓢但躲不开洗碗水，身上斑斑点点全是青云酒楼残渣剩菜的气味。但是我不因此屈服，继续地叫下去。乔妹慢慢地就默认了，因为老扔丝瓜瓢，李青云会批评她，跟她摆道理说，乔妹，你和一个小鸡巴打情骂俏，老脸往哪里摆嘛？

再往后，我时不时冲她喊，乔妹！

她听皮了，便回应，嗯，丁小哥，有么子事？

没得事咧，我说，就看你今天喊不喊得应。

乔妹老相。一般的女人都比看上去年轻几岁，人们也宁愿这么夸。但面对乔妹，别人想夸都夸不上嘴。何老五

跟乔妹说，乔妹，你只有四十来岁吧？乔妹脸一扁，冲他说，我属猪的咧。何老五掐了掐指头马上算起数，又说，甭，都四十九了啊？看不出来，真是看不出来。

你个死猪头，我刚满三十七。

我的个天，三十七了？何老五啧啧地摇摇头，又说，死活看不出来。你看上去顶多三十冒头。

乔妹马上伸手去抓丝瓜瓤，何老五躲闪得快，乔妹敢将那东西扔到他的卤肉堆里，不偏不倚，被几只猪拱嘴顶住。然后她就开心地笑了。她头上扎的两只辫子还抖动起来，像是给笑声打着节拍。其实乔妹的头发已经不那么黑，略微地发灰，扎成辫子，硬硬的，仿佛上了糍糊。

她是李青云的亲戚。李青云讲义气，酒楼里缺人，首先想到的是照顾亲戚，这样，乔妹就来给他干活了。乔妹刚来的头几天，不敢吭声，埋头干活。有人发现她新来，跟她打招呼，她嗯完一声把头埋得更低，几乎能吸溜到池子里的洗碗水，等打招呼的人转身走了，她才抬起头飞快地朝别人背影扫去一眼。

我用电脑替人算命已有一年，自从苗大的人把386敲了一家伙以后，生意就越来越不好，甚至有三天无人光顾的记录。当然，这也不能怪苗大，就像拉不出屎时，不能怀疑地球失去了引力。现在，越来越多的仵城人知道，电脑里面发生效用的不是科学，而是程序，程序都他妈是人

编的。这种商业机密也被人吃饭喝茶时随意谈起，我的生意当然就不好做，开始思考着转行。我不停地低头思考转哪行，头一抬，总是看见乔妹洗碗。

乔妹来了半个月之后，那天，我正看着她，她照样在洗着碗。突然，她清了清嗓子，出其不意地唱起歌来。我抽了自己一个耳光，才听出来是乔妹在唱歌。歌词的确是从她嘴里羊拉屎似的一粒一粒蹦出来，然后连成了串，泻成了一片。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，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。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，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。啊……她唱头一遍时我根本没听清楚，老是走神。之后她把洗毕的那堆碗放进收集箱，又开始唱了起来，还是这首歌。这下我听清了，记起来那是一部很老很老电影里的插曲。那电影叫什么来着？我记不起来，但很快就意识到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支歌是打乔妹嘴里飘出来的。前半个月她很沉默，此时一旦开了嗓门，就有点收不住。她仿佛只会唱这一首歌，那天反复再三地唱了七至九遍。

何老五跑到我店里，问我，你听一听，是乔妹在唱歌，没错吧？

我说，你耳朵是不是掉进卤锅里煮了？

何老五便嘿嘿地笑，挨近乔妹，侧起一只耳朵异常享受地听着。我走出店面，看着何老五。我知道他是想把乔妹搞得不好意思，然后把嘴闭紧。但乔妹更加来神，把声音又升高了几度。

这时，我听见隔壁蔡师傅猛打了一通喷嚏。

镶牙店紧挨着我的店子，没生意时很安静，有了生意也很安静。虽然他没有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设备，但是他的技术过硬，一般情况下不会把顾客搞得哭爹叫娘。我听见他打喷嚏，就朝那边喊了几声，蔡师傅蔡师傅……他走出来，脸色苍白地睨了我一眼，问有什么事。我摇摇头说没事，他又进去了。

此后，乔妹把那首歌一天天地唱下去，一洗盘子就唱。这声音千针万线地缝进我耳朵眼里，想不听都不行，于是只得细细品味一番。我从不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，既然乔妹死活要唱这歌，我只好调整心情，试图让自己被阳光充满。于是，我品出来了。乔妹要将这首老歌搞成美声唱法——她主观意图确实是要往美声上面靠。美声唱法在我看来是一把双刃剑，唱好了固然让人思绪飘飞心旷神怡，但功力稍有不逮，尖起嗓子用假声冒充美声，简直搞得死人。比如说拖长的腔，那些大腹便便的男女高音可以操控丹田之气，拖得再长也圆润自如；但乔妹的气息总是不够用，偏要人为地将声音抻长，于是她的假嗓就不停地发抖，哆哆嗦嗦全是颤音。只要乔妹有心情，她可以把每一个字音拖得老长，犹如锯片，架在人脖子上反复地拖拽。

于是我找了一些柔软的东西塞进耳朵，却进一步发现，乔妹的声音纵是有点钝，却充满着穿透力。堵上耳朵眼，音量固然有所下降，但那种隐隐约约的感觉，犹如蠕虫蠕

动，反而更过不得日子。

我们听乔妹唱歌，用不了多久，一个个精力涣散，成天提不起神。我们几个把李青云叫过来打商量，要他管一管乔妹，叫她别再成天唱歌。李青云苦笑着说，我可管不了，我这亲戚，天生有点缺心眼，逆反心理超级严重。你们要是叫她不要唱了，她说不定会唱得更来劲。你们不要輕易惹她，到时候要收不了场，你们别怪我事先没有提醒。

何老五问，她也一把年纪了，怎么成天都唱得起劲呢？

……搞不好，她这是想男人了。李青云扑哧一笑，又说，乔妹在家里摆了几十年，缺心眼嘛，哪有人娶她？同样缺心眼的男人，她又看不上。……何老五，你老婆反正不能生孩子，要是你看着顺眼，把婚离了，娶我家乔妹吧。我家乔妹，搞不好还是个处女咧。

马第不知几时来了，他听得有趣，插话说，她还没结婚呐？怪不得，女人想男人时最爱唱歌。

警察同志，你有见识。李青云说，我老姨死活要我把乔妹带到城里来，她说乡下找不到男人，没准城里头有谁会娶乔妹。她妈是我老姨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……何老五，我家乔妹说不定和你有缘咧。……处女咧！

好的好的。何老五说，要和她过日子，我死都不怕了。

但我忽然想起来，隔壁老蔡大概是光棍一条。我就提醒地说，蔡师傅好像是个老光棍嘛……我这么一说，何老五眼珠子又亮起来，说，你看你看，有现成的，你何必盯

着我呢？说不定蔡师傅还是个黄花崽咧。李青云有点当真，遂谨慎了起来，问我，能确定吗？我答不上来，只说从没见过有女人来找老蔡。和老蔡说话，问三句他也不答一句，根本不知道他底细。

李青云要我先用 386 算一算，他俩有没有姻缘。

我说，老大，你觉得有就有。一台破 386 敢跟你老人家唱反调？

此时生意正闲，大家都乐得滋事。何老五自告奋勇，去老蔡那里探一探底，问问他到底有没有老婆。去了一阵，何老五碰了一鼻子灰回来。何老五说，这个老蔡太不通人情，我们是想成他的好事，他还摆起架子，问我打听这些搞什么。我还能搞什么？抢他老婆？

马第来我这里来得多了，周围这些人他也认识。他跟何老五说，我估计蔡师傅一直没女人，你提这些，正好杵到他的痛处。接着，他扭过头跟我说，不如，我俩再过去问问。我有办法。

我和马第进到老蔡的店子里，马第直截了当地问，蔡师傅，你到底有没有女人？

老蔡瞟来一眼，说，你们今天怎么搞的？我有没有女人，你们用不着操心。

马第说，你不愿说是吧？也好，我们局里的电脑，全省联网。听你口音是朗山的，你的档案一查就出来了。

老蔡想了一想，把手中捏着的镊子扔在弯盘里，然后

说，呃，是没有女人。你们肯帮我找一个？

我和马第就开心地笑起来，扭头看看店外，乔妹正往洗碗池里放水。她喉咙像男人一样动弹起来，看样子，唱歌也是在所难免。我指了指乔妹，跟老蔡说，你知道吗，乔妹还是黄花闺女。

老蔡苦笑了一声，马第则继续推销。乔妹弯下了腰准备洗碗，一对大胸立时凸显了出来。马第说，你看你看，冲人家这种丰满，你也绝对不亏，夏天能消火冬天能暖床。马第这么一推销，老蔡的脸上有了古怪的神情，仿佛迟疑着，又仿佛含有喜悦和期待。我和马第则趁热打铁，拽着老蔡过去，用386替他算一卦。出来的结果，当然完全顺着我的意思。

看着我俩把老蔡叫了过来，何老五嘴巴一扁，轻轻地说了声，贱人。

……呃，你这人，天生没得女人缘，前半辈子只能靠打手钏敷衍自己了。马第看着打印在纸上的命相，又说，但是眼下，你的桃花运来了。上面说：遇有仙人指路，即日跨入福门。你现在来仙门弄做生意，仙门仙门，不正应了这句话么？

老蔡接过打印纸看了看，眼里的疑惑更深了。恰在这时候，乔妹又在对面开嗓唱歌了：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，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。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，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。啊……

老蔡吞着口水，喉头汩汩地抽搐几下，像是误吞了一只老鼠。

老蔡和乔妹几时搞了对象，我也不清楚。应该是某个晚上，老蔡大起胆子约乔妹下了班轧马路，乔妹呢，半推半就地答应了。他俩的事眼看着要变成真的，我却对此没了兴趣。他俩年纪加起来奔八十岁去了，我刚满二十，若是替他俩操心，简直应了“替古人担忧”的说法。

让我担忧的，当然还是生意。那台破 386，没法帮我赚到钱了。仟城用电脑算命的店子越来越多，甚至超市门口都架起几台，既能收银，又能算命，有时候懒得找零，就算一卦抵钱。卡拉 OK 店子的生意越来越好了，我打算转业。但这台电脑，报废了我又有点舍不得。我打算将它废物利用。但怎么利用？我很快想起来，曾经见过一种双卡录音机，带有原始的卡拉 OK 功能，上面还有一个打分器，谁 OK 完了，液晶屏就显示出一个分数。而仟城现在能买到的 VCD，都没有这项功能。于是，我又把老电脑看了看。我知道，一切不过是程序的问题，而程序，都像橡皮泥一样可以任意地捏来捏去。

我去问了懂程序的朋友梁猛，把我的想法跟他讲。梁猛说有点难，但可以试试，不保证成功。他要我把电脑搁到他那里去，短则一周，长则半月，尽量帮我把这件事办成。